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政治学（第一辑）

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

政治简史

〔英〕甄克斯 (Edward Jenks) 著 张金鉴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政治学(第一辑)

A short history politics

政治简史

[英]甄克斯(Edward Jenks)著 张金鉴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简史/(英)甄克斯(Jenks,E.)著;张金鉴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 政治学)

ISBN 978-7-5520-1282-8

I. ①政… II. ①甄… ②张… III. ①政治制度史—世界
IV. ①D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1866号

政治简史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刷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 120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0-1282-8/D.350

定 价: 66.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流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1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三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文学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唐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续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来，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英〕甄克斯 (Edward Jenks) 著 張金鑒 譯

政治簡史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序

政治是「大家的事務」而大家又是「政治的動物」所以「政治」本來是人人皆知的一種平凡學科。但是因其範圍過於寬泛，漫無邊際，故學者嘗興望洋之嘆。又加關於政治之著作，往往失之過於專門，使讀者嘗感玄奧之苦。於是人人皆知之平凡學科反成爲少人注意之專門工作。英儒甄克斯 (Edward Jenks) 著有政治簡史 (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 一冊，以最清利通俗之文筆對浩繁之政治史實爲極簡要之敘述，使「大家事」「大家知」之，實難能而可貴，故特譯出，敬獻國人。

本書之敘述在縱的方面，對團體社會到宗族社會，由部落社會到政治社會（國家）之演變踪跡，原因及勢力均有獨到之指示；在橫的方面對各種社會之內部制度之關係，意義及演化各爲詳明之描寫。在政治社會中對國家司法，立法，及行政之演進均有確切獨到之敘釋。關於財

產制度之演化以政治學之眼光爲有力有據之說明。最後一章以國家種類之分析作結。

原書係一九〇〇年出版，行世已三十餘年，似屬稍舊；然其內容多爲理論之解釋及概括事實之敘述，故時效上無大關係與影響。且書中特多獨到不凡之見地，故不嫌其出版已久，而斷然將之譯出也。以譯者之寡陋，雖知謬誤難免，然力謀譯筆忠實，想尙不失原著之本來面目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譯者張金鑑謹序於美國士丹佛大學

譯者完稿後始發現原著嚴侯官先生譯名「社會通詮」早已出版問世。本擬將譯稿閣置，不謀付梓，以免重複。旋因購得嚴譯，詳加參閱，深覺兩譯行文頗有不同。嚴譯尙典雅，文意深沉；新譯重通俗，詞句淺明。且嚴譯中之各種譯名與近日流行者多不一致。譯者轉而深信二者非但可並行不背，且可互相補充，參照閱讀，故決定將此拙稿付印問世，以就正並貢獻於士林也。區區愚忱，或不致遺畫蛇添足之譏也。譯者張金鑑又序於民國二十三年元月。

目次

緒論

- 第一章 社會之種類……………一
- 第一類 草莽(圖騰)社會
- 第二章 草莽社會之組織……………七
- 第二類 宗族(酋長)社會
- 第三章 酋長社會之概觀……………一九
- 第四章 牲畜之馴養……………二七
- 第五章 宗族之組織……………三七

第六章 農業與氏族……………五一

第七章 工藝與行會……………七一

第三類 現代(政治)社會

第八章 國家與封建制度……………八三

第九章 前期之政治制度……………九四

第十章 國家與財產……………一〇八

第十一章 國家與司法……………一二四

第十二章 國家與立法……………一三六

第十三章 國家與行政……………一五二

第十四章 國家之種類……………一六三

政治簡史

緒論

第一章 社會之種類

政治——政治者，政府之事務也；卽生活於同一社會人民之管理與統治也。且社會者乃以共同意志或目的結合之民衆團體也。僅以偶然機會聚合之羣衆不能稱爲社會，蓋彼未具有一定之目的；且其聚合與分散僅憑一刹那間之幻想耳。組成此羣衆之份子彼此間無相互責任與義務之承認，並無較長久之歷史及固定之組織。

社會——社會之種類頗多。社會之存在具有宗教上，商業上，娛樂上，教育上，及其他目的。若舉例以言之，則教會或佈道團乃宗教之社會也；普通之貿易公司乃商業社會也；某種俱樂部乃娛樂之社會也；大學校或專門學校乃教育之社會也。嚴格言之，此等社會之管理與組織均爲政治之一部。但爲便利計，所謂政治者是特指關於一種特殊而最重要之社會的事務而言也；此等社會之組成非爲達到一種有限的或特定的目的，乃係人類歷史中自然生成者，其牽涉之事務乃全體的普通利益。人類生活於此等社會並非出於其自由選擇，乃因其生長於其中，直至最近人類並不得以其好惡而改變此等社會。此等社會最進步之形式吾人呼之爲國家。大不列顛，法蘭西，德意志，西班牙，俄羅斯及其他自然是國家之顯例。此等國家乃近世政治之本部主體。但吾人若研究國家之歷史，則知國家乃係由其他極不相同之社會逐漸演進而成者。

現代的社會——用以維繫此等現代社會（國家）者之理論乃軍事之效忠。國家強迫徵兵制或普遍軍役制之實施，便爲明顯之事實。法國人，或德國人如企圖逃躲軍役將遭受最猛烈之懲罰，如彼擔任反對本國之軍務，其所受懲處將更兇殘。即在英國，強迫軍役雖未施行，然實際

上採用同樣理論。英國皇帝如認爲有必要時有權命令其閣員召集國內任何男性國民擔任國家軍役，英國人如參加反對本國的戰役，一經捕獲立即以叛國罪處死。

古代的社會——在古代之社會情形其用以維繫其團體之原則不是軍事之效忠乃宗族之關係；此等關係在最初當然是根據確實的血統結合，其後便漸及於其他虛僞之方法。在此等宗族社會中若有外人之混入將視之爲極奇異之事。在事實上若此等外人與所述宗族有交易之往來，居於鄰近之區域，且願同此宗族擔任戰役共禦外侮時得承認此外人爲本宗族之份子。依據此種原則而組織之社會在世界上以今日之猶太人爲最顯明之例證。猶太人雖零星散佈於全世界，然至少在理論上仍保持其完全的宗族組織。羅馬早年歷史中，貴族平民間之著名爭鬥，根本上實具有同樣宗族社會之觀念。非洲布阿士人 (Boers) 與阿特蘭人 (Uitlanders) (外國人之意) 之衝突顯然着根於同樣之事理。諾曼人 (Norman) 未征服前之威爾斯人，愛爾蘭人及三世紀前蘇格蘭山部人均生活於此等宗族社會。此等社會吾人名之曰酋長或宗族社會。